

河南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陆树庆

河南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6.125印张 151千字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统一书号 3105·404 定价 0.61 元

目 录

卫辉华新纱厂工人革命斗争史述略

.....桂文成 李廉 任桂芬 (1)

豫西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片断回忆..... 张 虔 (19)

一代耆儒李敏修先生..... 胡绍芬 耿玉儒 (33)

附录：读《毋自欺斋文字纪年》..... 嵇文甫 (40)

忆先师嵇文甫先生..... 任访秋 (42)

献身教育事业的林伯襄..... 陈高衡 (46)

清末科举考试制度概述..... 魏少游 (58)

河南教育经费独立始末..... 荣典岑 胡禹山 关超万 (72)

袁世凯在安阳的阴谋活动.....张润三 毕乃千 (79)

袁世凯为什么要刺杀吴禄贞..... 任芝铭 (90)

唐天喜气死袁世凯..... 任芝铭 (93)

袁世凯轶事点滴..... 任芝铭 (95)

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 张仲鲁 (98)

关于蒋介石家世的点滴见闻..... 李延朗 (102)

关于蒋介石家世的补充..... 编 者 (105)

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 艾经武 (107)

回忆C C与复兴社斗争的一幕..... 张仲鲁 (115)

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

第三班——临汝训练班..... 仲向白 (125)

解放前新乡蛋厂业发展情况

..... 政协新乡市委员会秘书处 (134)

我所知道的中国制蛋业发展概况..... 陈昭明 (139)

汴绣春秋..... 井鸿钧 (147)

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年河南省

军政长官更迭一览表..... 刘亚荃 (153)

开封春节钩沉..... 陈雨门 (166)

卫辉华新纱厂工人革命斗争史述略

桂文成 李 廉 任桂芬

一九一八年周学熙（曾充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锡彤（河南汲县人）等，首创华新纱厂于天津，继而在青岛、唐山、卫辉（今河南汲县）分别设华新纱厂，在天津意租界设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管理津、青、唐、卫四个厂。

卫辉华新纱厂自一九二一年开办以来，资本家为了谋取暴利，向工人进行了二十余年的残酷剥削。工人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不断地向资本家进行斗争。

汲县解放后，人民掌握了政权，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工人们翻了身，才能够过着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该厂已成为国营，改名为河南省华新纺织厂。为了保存过去斗争的史料，特邀请该厂老工人桂文成、李廉、任桂芬等口述亲身参加斗争的经历。下边是整理的记录材料。

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

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卫辉华新纱厂开工后，资本家在本地招收大量童工，并采取分化的办法，把两千多名童工，分为工人（为数不多）、艺徒（即养成工）和徒工三个等级，分配到每个车间，由大工头、二工头、小工头层层控制。徒工一般十二至十三岁，整天干活，厂方不管饭，每天六个小铜板，一年后再另行调整工资。艺徒一般十六至十八岁，厂方管饭，每月工资二角。他

们吃的是陈小米，烂咸菜。工人的工资，起码每天是三角，就是一个工人的工资，相当徒工十倍。少用工人，多用徒工、艺工，资本家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由于艺徒们都是青年，干劲较大，厂方就培养他们学习技术，成为养成工。虽较徒工稍有保障，但比徒工受的折磨多。资本家先将第一班男艺徒工一百名送往天津华新纱厂，并将女工五十余名送至济南鲁丰纱厂，分别学习技术。所有在厂中日常工作的艺徒和徒工，均受安阳所调来的二三百名工人管辖，这些人大部分被派为大工头、二工头、小工头，控制着这些艺徒和徒工。

第一班艺徒学习期限半年，昼夜班各工作十二小时，半月倒班一次，根本没有星期天。艺徒们被锁在一个大院中，不准随便外出，天天干活，可是资本家还嫌他们学习得慢。吃饭有数量限制，不能任意多吃。不仅没有福利可言，而且将原来一个月二角的工资也停发了。学习期满后，经艺徒们提出要求，在临返汲县前，才发给每人一元零用。回汲县后，厂方对这些艺徒们的伙食，每人每月按三元包饭。开饭时，凡是在班上的工人，在不停车的情况下，每人只发给两个馒头，一块咸菜，根本吃不饱。在上下班的时候，由班长率领，排队报数进厂，并有厂警押送，另外还有资本家的走狗管理员，时常手拿竹板，横冲直撞，任意打人，对艺徒像对犯人一样。

资本家对学习回来的艺徒们，借口扣还在外学习时的耗费，将原来每月二角的工资，从一九二二年三月到一九二三年四月，扣发一年有余。艺徒们虽然志愿书上写明三年为期，但三年期满后，仍不让出师。艺徒们群往质问，资本家说：“写是一回事，办又是一回事。”并用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说法，所谓“三年满，四年圆”，仍按艺徒待遇，迫使无偿劳动半年。

女工工资更少，无产假，车间即是哺乳房。徒工每十天一个礼拜，没有请假制度。病了无人管，死了无人问，有的因在生育

中发生工伤事故就被开除出厂。

二、自发斗争到成立工会

艺徒们以为学了技术回来，可以增加工资，结果连原有的每月二角钱工资也不发了。当时没有工会组织，在生活压迫下，就自发地向厂方斗争，如消极怠工，损毁机器，提出抗议，打资本家，罢工等等。

一九二三年五月，为了要求发工资，艺徒实行罢工十二小时。资本家非常恼怒，就集合讲话，说艺徒们不知天高地厚，竟敢随便罢工，太胆大了。你不知道国家有禁令，不准工人罢工，罢工是要砍头的。如果以后再有罢工情事，首先拿班长问罪。由于资本家在生产上还得依靠这些初步掌握技术的艺徒，就采用威胁利诱的办法，两天后宣布每人每月工资五角。这是艺徒们斗争的初步胜利。

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政变后，国民第二军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到了河南，因为他们与国民党有一定的联系，且当时在国共合作期间，便有中共党员罗士伟、高凤、陈九鼎等同志，先后到汲县开展工作，以华新纱厂为活动重点。先分别联系工人，建立感情，逐步灌输革命道理。先后结识了工人宋光明、王殿臣、石中金等，并通过他们的介绍，以扫地、推车等杂务工人的面貌，参加纱厂工作，从而更广泛地接触工人。先后在工人中发展宋光明、吴庆生、苏际云、石中金、王殿臣、刘海珠等为中共党员，成立几个党小组。

一九二五年夏季，由王三、高凤、涂克勤（女）和南某等四个人，在延寿宫开始筹备纱厂工会。经过宣传，几天后，报名参加的有一千七百余名（有些是被资本家收买的走狗），便在山神庙街娄家院内，正式成立工会，推选张永成为会长，王士相为副会长，设秘书、交际、青工、妇女、会计、庶务、纠察等部门。

工会还组织了工人俱乐部，作为工人休息娱乐的场所。几个月后，大部分青年工人又参加了共青团。他们利用下班时间，不断开小组生活会，隔些时开一次大会，讲些革命道理，以工人们反对资本家压迫的斗争事实，启发阶级觉悟，提高思想认识。这便是华新纱厂工人接受革命道理，参加革命斗争的开始。

三、党领导下的罢工斗争

当时物价高涨，工资低微，工人们在恶劣的条件下，每天要劳动十二小时，绝大部分工人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悲惨生活。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间，在党组织和工会的领导下，全体工人掀起了反饥饿的罢工斗争。在十一月二日下午六点交接班时，全厂关车停工，全体工人聚集在厂门口，党的地下工作同志和工人纠察队散发革命传单。这时，资本家的走狗廖伯英、马静轩、左俊臣等，从中阻挠，抢去一部分传单，并要工人们立即解散。全体工人极为愤怒，喊着“打工贼”，随即拥上前去。走狗廖伯英一面指示厂警向工人开枪恐吓，一面叫把大门关上。工人们不顾厂方的粗暴举动，个个斗志昂扬，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工贼”、“打倒资本家”等口号。工人纠察队队长肖同善，副队长郭文合，带领队员郭顺、苏际云等，奋不顾身，英勇地同厂警搏斗。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打伤厂警七人，缴获长枪七支，余皆狼狈逃跑。资本家和走狗们不敢再干涉工人集会，停工十二小时，次日才复工。资本家并不甘心，又运动反动政府于四月将工会副会长王士相、委员侯文喜等四人逮捕。这样一来，更激起工人们的愤怒，大家一致行动，于六日早晨，再次停车，仍趁换班时间，齐集大门口，准备游行示威。资本家赶快用电话通知反动政府予以制止。工人们意志坚定，要求释放被捕人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资本家与反动政府在这种正义斗争的威力下，不得不放出王

士相等四人。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这时，适有郑州总工会派纠察队百余人来汲县协助工会工作。经党组织与他们商量后，即于十一月十七日，由工会副会长王士相代表全体工人，向经理吴伯生提出四项条件：

1.工资问题：成包工人打一包加二厘，摇纱每车加五厘，全厂计时工三角以内者加八分，月工一律加二成。

2.工作时间：每日工作时间减低为十小时。

3.惩处问题：工人若犯厂规，由工会处理，厂方不准打骂工人。

4.送饭问题：每天上午十一时至十二时，准许工人家属进厂送饭。

资本家不敢当场拒绝，答复研究后再议。十九日晨，工会又派三位代表进厂交涉，资本家一再借口拖延。代表们愤恨异常，限即日答复，否则全厂随时罢工。资本家即电请汲县驻军派兵到厂镇压。当时是国民第二军骑兵旅郑思成部驻汲县。郑用两面手法，一面支持纱厂工会的斗争，一面答应厂方请求，武力制止罢工，从中取得贿款。工会曾分析研究了下一步的对策，认为阻碍工运的，除资本家、反动政府和军阀外，一些工贼，从中奔跑周旋，通风报密，也是工人们的对头。就决定先斗垮他们，去掉厂方的耳目和爪牙，孤立资本家。遂于当日下午二时，工会组织百余人，将工贼左俊臣、许宝田、郭景舜等，绑至工会，准备游街示众。资本家闻悉，即以大批款项，贿送郑思成，先派副官带兵到工会，将三个工贼劫走，并要求派兵一排，经常驻厂，监视工人行动。又暗派便衣队，在延寿宫街借故撞打王士相，使他身受重伤，不能参与工会工作。对工人提出的条件，当时拒绝答复。工会于二十日早晨，正式宣布罢工。在三天大罢工的威力下，资本家被迫接受要求，除第二条工作时间减为十一时半以外，其余三条均照办。这一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工人们的斗争勇气，锻炼了工人们的革命意

志。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这期间，北方局面最为混乱。反动当局发布了取消人民言论自由，并严禁群众集会结社等反动法令。党组织为对付当时的白色恐怖，决定工会暂停公开活动，党团活动也转入地下。这时，资本家更加猖狂，指使走狗左俊臣，加剧了对工人的迫害。左经常捏造是非，陷害工人，凡经他告发的，轻则挨打，重则开除，甚至送县关押。一年多时间遭他陷害者不下数十人。工人们对于左极为愤恨。

一九二七年夏，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进驻汲县。当时蒋、冯虽已合作，但冯还准许成立工会。在县委书记张海峰同志领导下，首先恢复纱厂工会。会址设在纱厂西边关帝庙（今纱厂牛奶站）。选出吴庆生（共产党员）为会长，任桂芬等为委员，组成工会执行委员会。经过积极工作，很快发展会员一千七百余入。

七月间，利用一个星期日，把经常陷害工人的工贼左俊臣绑起来，在工会门前广场上开斗争会。会后，给他戴上一顶高帽子，上书“工贼左俊臣”字样，由共产党员侯振邦牵着他游街示众。全厂工人在后边打着旗帜，浩浩荡荡拥上大街。并要左俊臣在游行途中自喊：“我是工贼！我叫左俊臣！我经常陷害工人，大家不要学我！”同时西北乡的农民协会、青年学生以及市民也参加游行，声势浩大。“打倒军阀！”“打倒工贼！”“劳工阶级万岁！”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声震全城。沿途张贴标语。游行后，即通知厂方限期将工贼左俊臣驱逐出厂。

斗垮工贼左俊臣后，又进一步向资本家展开斗争。以工会会长吴庆生等组成谈判小组，向资本家进行交涉。当时提出十条要求。

1. 提高工资百分之六十。
2. 工作时间实行三八制。
3. 不许无故开除工人。

- 4.不准虐待工人，取消搜检制度。
- 5.承认工会有管理工厂和代表工人的权利。
- 6.建立饭厅、工人业余学校和工人俱乐部。
- 7.星期日、纪念日、以及女工的产假，均照发工资。
- 8.应发给全年不停工奖金。
- 9.上次工会解散后，厂方无故开除的工人，应全部复工。
- 10.工人与职员同样享受厂内红利及花包费。

以上各条提出后，副经理肖心斋说自己不能作主，须通过天津总管理处决定后，再行答复。但暗中企图利用吴庆生会长，分化工人组织。吴庆生同志严词拒绝，并警告肖心斋说：“不答复条件决不罢休。”资本家继续推拖，总是以天津总管理处尚未批回为借口。工人们识破了资本家的欺骗手法，决定在七月下旬罢工。罢工后的第三天下午，趁几个代表正在和资本家交涉时，汽笛一响，外边工人进厂，厂内工人都手拿铁棒，将资本家的办公厅包围。有的拥进室内，将窗户玻璃捣毁。肖心斋见势不好，向执委们表示，立即谈判。当即答应了如下条件：

- 1.普增工资百分之五十，按元计算。
- 2.工作时间改为每日十一小时。
- 3.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废除虐待工人制度。
- 4.不再无故开除工人，现准复工九人。
- 5.全年不停工者准予给奖。
- 6.建立饭厅、工人业余学校和工人俱乐部。
- 7.星期日照发工资。
- 8.花包费可享受，至于红利，工人享受职员之半。

大罢工胜利结束。八月一日，马静轩等急电天津，报告此次罢工情况，请求总管理处增派得力人员来厂协助，借以保全纱厂财产。

四、资方破坏工会，酿成血案

经过第二次全体工人的罢工斗争，资本家仍不甘心失败，副经理肖心斋及工务负责者马静轩，施用毒辣手段，破坏工会。先从挑拨离间、破坏工人团结入手。对思想不纯的工会副会长韩金元（安阳人），暗中贿通，秘密勾结。他们这些勾当，被工会执委会闻悉，随即开会，将韩金元罢免。韩怀恨在心，在资本家唆使之下，竟明目张胆地勾结粗细纱车间大把头王凤岐、郭景舜等，以地区关系作借口，声言工人中有汲县派、安阳派和上海、天津派等，并散布汲县派把权，歧视外乡人，作事不公道等谣言，煽惑群众，引起安阳人对工会的不满。资本家见时机到了，便唆使韩金元鼓动改组工会。因为他们人数较少，不易发动，即由韩金元、王凤岐、郭景舜等和资本家共同商量，去邀请白枪会。当时安阳一带有地主武装白枪会，他们曾在奉军败退时截获些武器，所以非常蛮横。由厂方出洋两千元，让韩金元到安阳去请白枪会来摧残工会组织。

八月中旬，白枪会百余人由安阳乘火车到汲县，每人手执白缨枪，队前打一面白旗，气势颇凶。在韩金元的指使下，先将工会纠察队队员张玉田捆走，声言“拿枪挑他”，作为威吓，随即将工会包围。王凤岐、郭景舜、韩金元带领白枪会的人到了工会。韩金元质问执委们，工会为啥将他罢免，执委们答复是大家意见。韩、王、郭威逼工会马上出布告，开大会重新选举。当时执委们在他们的武力威胁下，不得不答应，随即打电话发通知，出布告，准备第二天召开工会大会，并邀请各机关派代表参加。这时，他们才释放了张玉田，离开工会，到工房住宿。当晚地下党即研究对策，认为目前可作策略的让步，以后组织好力量，再来反击。

次日上午，白枪会在工会门口和会场周围布置岗哨，一部分

站在会场人群中。首先由吴庆生会长讲话。他总结了工会领导大家向资本家斗争胜利的成绩，可是现在竟然有人说，工会不能为大家办事，要求改组，重新选举工会委员……。此时，工人们都在暗中鼓动，互相转告：“白枪会如果动手，咱就几个人打一个人，把他扑灭”。接着韩金元大模大样地说：“现在的工会，都是年轻孩子，办事不公道。为啥工会委员都是本地人，就我一个外地人还被罢免了！我看外地人办理工会，比现任委员要好得多。”当即重新选举，改组工会。选举在韩金元和白枪会的威胁下进行。工会原任委员吴庆生、赵金贵、任桂芬、缪光萃、肖同善、平居敬、侯振邦等均落选。当选人为韩金元、吕文汉、王锡纯等。散会后，即刻办理了移交手续。当日下午白枪会就要专车返回安阳，只留下两个人在华新纱厂工房，传授徒弟，并指定韩金元为点传师，吸收了几十名徒弟（都是安阳人）。

次日上午，吉鸿昌手下的一个团长率兵一营，从安阳到汲县来打白枪会。到纱厂后，便将工房包围，逢人就捆，一问是安阳人，认为是白枪会，就杀。在工房杀了九个人，其中有厨师一人，也被杀死。共捆绑了三百多工人，押往火车站，其中安阳人最多，汲县人也有。当在工房时，已探悉韩金元是白枪会头子，到车站后，即问谁是韩金元？是否白枪会？韩金元答复了姓名，并说这些都是工人。立即割去他的一只耳朵，追问究竟是否白枪会。韩受刑不过，承认他是点传师，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弟。于是先将韩金元斩首，接连在汲县车站杀了七十八人。

当时地下党认为，绑去的数百人中，只有少数坏人（如韩金元等），大多数是受人愚弄，被骗参加白枪会的，决定由老工会会长吴庆生、委员任桂芬等三人为代表，赶往车站营救。这时，车站上已砍死了七十八人。三个代表找到团长，说明其中有不在白枪会的好工人等情由，经过努力交涉，该团长只准工会保回童工三十四人，其余的由汲县带至汤阴，沿途砍杀净尽。内有共产

党员王殿臣、刘海珊，也牺牲了。

当资本家勾引白枪会时，已获悉军队与白枪会有矛盾，及至白枪会到汲县破坏了工会后，又感觉大部分工人对白枪会非常愤恨，于是资本家竟想出借刀杀人的毒计，急电安阳，请十九师来汲县捕杀白枪会，借以讨好工人，冲淡他们对厂方的憎恨。同时催白枪会火速离厂，仅留下的二人，和王、郭二把头，躲在职员宿舍，免遭危险。利用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大量屠杀工人。这一大血案，乃是由恶毒的资本家一手造成的。

当天下午，反动县政府派人从车站把人头担回，将韩金元等十三个人头，挂在华新纱厂大门外槐树上示众。资本家为了掩盖他的恶毒阴谋，大肆宣传军队与白枪会的矛盾，表明与他无关。为了揭露资本家的阴谋，党决定恢复工会，在吴庆生会长领导下，首先为无辜被杀的工人办理善后。他们去找资本家，指出血案是他们一手制造的，不能推卸责任。迫使厂方派人葬埋，对死者家属各给恤金五十元。工会威信很高，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并恢复了工人业余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又成立了篮球队等，工会又活跃起来了。

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直鲁联军孙殿英部被冯玉祥部围困在汲县城内。当时因受战事影响，华新纱厂全部停工，不发工资，工人生活非常困难。党组织根据工人们当时的迫切要求，决定以吴庆生、赵金贵等同志为骨干，发动全体工人，向资本家要求围城期间照发工资。经过据理力争，结果按百分之七十五发给了工资。

经过不断的革命斗争，党组织和工人已经结成血肉不可分的关系，工人群众普遍认识到，惟有党和工会才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

五、逮捕工人代表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七日，由伪汲县县长张启堂通知纱厂工

会，召集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会，要纱厂工会委员一律参加。当时工会领导张海峰同志就很怀疑，认为不需要全体委员参加。正在讨论时，伪政府又派人来催，务必让全体委员都去。更意识到一定要扣人。当经决定，在执委和候补执委十一人中，让徐明哲、赵金贵、任桂芬、缪光华、石中金、平居敬等六人前往参加，并研究代表们如被扣留，工会如何行动等问题。

徐明哲等在当日下午二时到县府大礼堂开会。筹备会将结束时，即见伪军在院中活动，大礼堂门口设有卫兵把守。伪县长张启堂宣布散会后，声言鹿总司令（即鹿钟麟）有电话来，要和纱厂执委们谈话，希望暂不要走。当机关代表走完后，六位纱厂代表被软禁起来。工会得悉代表们被扣，即组织工人队伍一千余名，打着旗帜，呼着口号，向伪县政府抗议，请求释放代表。走到西门桥，城门已关闭，城上开枪，阻止游行队伍前进。伪军让推代表进城交涉，工会就推肖同善、苏际云、洪亮、姜玉蓝、李书正、李殿秀、张俊杰、赵金河等十一人进城，后也被软禁起来。傍晚，将被扣的人钉上脚镣，送进监狱。十八日，党组织就发动工人，进行罢工斗争。虽在白色恐怖威胁下，罢工仍坚持七日之久，为被扣的代表作声援。二十日，伪政府把工人代表解往郑州、开封。

六、成包工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四月间，吴庆生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不得不暂时隐避。因而在国民党县党部的挟持下，另行筹设纱厂工会。这个工会是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其中主要负责人有张级三、张瀛、牛运昌、尚春林等。他们受纱厂经理董亨衢的指使，使用抬榜方式，对工人们进行淘汰，榜上有名者，进厂工作，发给出入证。凡是有阶级觉悟，富有斗争性的工人，榜上一概无名。他们陆续抬榜，剔除，每一次即解雇工人二百余名。前后五年抬榜四次，共解

雇八百余人。

黄色工会还将成包工每包八厘的工资，降低为五厘五，并增加工作时间，随即引起成包工人的反抗。成包工人因反对减低工资无效，都把证章交给黄色工会的牛运昌，不干了。牛反而向资本家说：成包工共四十余人，成不了什么事。同时又对工人们说：“每件工资虽然减少，但增加了工作时间，你们的收入，实际增多了。”而成包工表示，这样三个人的活让两个人干，裁减工人，我们决不同意。牛运昌就将成包工人的证章一律交给资本家。次日，资方即出布告威胁；牛运昌又以调解人姿态出现，劝大家不要闹了，再闹恐没有好处。工人们一致表示：“减工资就罢工，让上班就不能减工资”。这样僵持下去，由于工序互有联系，成包工不上班，牵涉到别的车间都不能干活，最后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要求，工人才上班。

七、叛徒告密与狱中斗争

一九二八年六月，汲县地下党委书记张海峰调省工作，由宋光明（纱厂工人）暂代。九月间，又派殷其雷负责领导。不久，被叛徒邵炳章告密，殷同志被捕。九月二十四日，纱厂细纱工人、地下党通讯员吴耀卿，奉命赴开封参加职工联席会议，徒步至黄河口时，被冯玉祥部捕获。他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威胁与利诱下，出卖了组织，叛变了革命。叛徒吴耀卿向敌人献出河南省委、豫北党委和汲县党团委名单，致使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和革命同志，受到严重损失。

吴取得副官职位，由开封回到汲县，亲自带领军队，半夜到车间捕人。吴身披大衣，头戴套帽，掩蔽本来面貌。他向谁跟前一站，军队立即绑人。这样一连抓了四次，共抓去殷山元、周起、李天林、魏子功、焦长贵、张猫姐等九十三人。先后被捕的同志都送到开封，关押在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共有九百多人，大

部分是地下工作同志。经彼此互相交谈和介绍，都接上了组织关系，其中有我厂四月间被捕的徐明哲等十七人。他们在狱中重新建立了组织，联合起来，向法官、监狱当局及其爪牙们进行反压迫斗争。反动法官用尽了严刑拷打，也没有得到半点口供，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革命品质和英雄气概。狱中的同志还利用夜间阅读党的刊物和理论书籍，不断从思想上武装自己。同时借反动军官向被捕人员讲三民主义的机会，在小组公开讨论时，对三民主义进行批判。他们还利用早晚放风的机会，彼此传播外边一些革命消息，以加强同志们的革命斗志。当时在狱中编有诗歌，如“月亮出来照铁窗，共产党人坐牢房，脚镣手铐全不怕，革命意志坚如钢”，充分表现狱中同志的乐观主义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被捕的同志们，虽然时刻有被杀害的危险，也不放过与反动派进行革命斗争的机会。一九二九年春夏之交，为反对监狱的压榨贪污，进行第一次绝食斗争。当时每日两餐，每餐共发两个高粱小窝头和一碗稀汤。经过绝食斗争，饭食得到了改善。同年秋季，反动统治者不仅不让被捕人员互相谈话，甚至取消了放风制度，这就更限制了狱中的革命活动。于是展开了第二次的反压迫、反虐待的绝食斗争。当时向反动统治者提出五条要求：1.放风；2.改善生活；3.接见客人；4.洗澡；5.不准法警侮辱人。经过反复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改善了待遇，锻炼了同志。

一九三〇年二月初，在第一监狱被押的政治犯，通过简单的审讯，被释放了。我们纱厂被捕工人，在监狱中牺牲的有张俊杰、姜玉兰二人。苏际云出狱后，被叛徒告密遇害。

八、改变斗争策略

自一九二八年成立了黄色工会起，至一九二九年秋季，厂方前后解雇了四百多工人。他们规定：凡在厂工作一年以上者给十元，二年以上者给二十元，三年以上者给三十元。被解雇的工人